

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

主编 / 侯忠义 安平秋

明代小说简史

孙一珍 / 著



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

主编 / 侯忠义 安平秋

明代小说简史

孙一珍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代小说简史 / 孙一珍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5. 5

(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侯忠义, 安平秋主编)

ISBN 7 - 203 - 05268 - 0

I. 明... II. 孙... III. 小说史—中国—明代
IV. I207. 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686 号

明代小说简史(古代小说断代简史丛书)

著 者: 孙一珍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阎卫斌 张 维

承 印 者: 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出 版 者: 山西人民出版社

人 民 印 刷 分 公 司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邮 编: 030012

印 张: 37. 625

电 话: 0351 - 4922220(发行中心)

字 数: 970 千字

0351 - 4922208(综合办)

印 数: 1—5000 册

E - mail: Fzx@sxskcb. com (发行中心)

版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Web@sxskcb. com (信息室)

印 次: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Renmshb@sxskcb. com (综合办)

定 价: 80. 00 元(全套)(每本 16 元)

网 址: www. sxskcb. com

版 权 所 有

侵 权 必 究

印 装 差 错

负 责 调 换

<p>绪论: [1]</p> <p>一 从纵向发展看明代小说 可分四期 [1]</p> <p>二 从横向看明代小说千姿 百态 [15]</p> <p>明代小说的第一阶段 [32]</p> <p>一 明初的文言短篇小说 [32]</p> <p>二 第部长篇小说的诞生 [40]</p> <p>三 罗贯中和《三国志通俗 演义》 [49]</p> <p>四 施耐庵和《水浒传》 [65]</p> <p>明代小说的第二阶段 [83]</p> <p>一 明代长篇小说的新发展 [83]</p> <p>二 话本小说集的出现 ——《六十家小说》 [92]</p> <p>三 吴承恩和《西游记》 [99]</p> <p>四 爱情小说的涌现 [113]</p> <p>明代小说的第三阶段 [120]</p> <p>一 公案小说集的问世 [120]</p> <p>二 《金瓶梅词话》 [127]</p> <p>三 传记体长篇的酝酿和诞生 ... [139]</p> <p>四 历史演义和英侠传奇 竞短争长 [145]</p> <p>五 幻化神魔小说的繁荣 [151]</p> <p>六 邓志谟及其神魔小说 [164]</p> <p>明代小说的第四阶段 [170]</p> <p>一 冯梦龙和“三言” [170]</p> <p>二 凌濛初与“二拍” [183]</p> <p>三 多样化的明末长篇小说 ... [192]</p> <p>四 明末中短篇小说再丰收 ... [216]</p> <p>结束语 明代小说艺术概观 [231]</p>	明 代 小 说 简 史
---	---

绪 论

一 从纵向发展看明代小说可分四期

明代漫长的社会，包括南明在内共二百七十八年（1368年—1646年）的历史。小说发展呈现了空前繁荣景象，真可谓百花争艳，奇葩满园。尤其是白话通俗小说，无论长篇或者短篇，都出现了万古长青之作，形成奇峰突起，异彩纷呈的局面，但在不同时段又有所区别。为了便于掌握明代小说发展变化的态势，进一步探讨其发展的轨迹和规律，依据明代小说发展变化的实际状况，现将明代小说分成四个时期，即明初、明中叶、隆万时期和明末，来进行考察和探讨。这是从小说原貌出发，并非人为地划分均等的时间段，所以各期所囊括的时间长短有较大的差别。

明初阶段：指开国至弘治间。这个时间跨度较长。此时适逢明代盛世，实行了屯田垦荒、均平赋税，农业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工商业日益繁荣，朝贡贸易和海外贸易规模宏大，当时和几十个国家往来。官风谨慎，民风淳朴，社会稳定，思想领域尊崇儒学。整个文坛以诗文为主，多歌功颂德之作。长篇小说创造了奇迹，即出现了双峰对峙的壮观；文言短篇却处于缓缓而流的溪谷阶段。所谓双峰对峙，指的是此时产生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两部伟大的长篇巨著。似乎是巨龙显身把虫鱼虾蟹都吓住一般，许多年竟无其他长篇出现。这两部小说如横空出世，屹立在明代小说史上，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屹立在世界文学之林。它们以刻画众多的历史英雄人物和侠义英雄人物著称，所以后



人^①曾将此二书合刻，题曰《英雄谱》。时代的嬗变往往产生伟大的作家。元代至正以来，灾荒严重，“元政不纲，盗贼四起”^②，各起义军首领“拥兵据地”，侵州夺县，天下大乱，正处于一个不寻常的动荡时代。朱元璋由一个普通的平民、和尚，在战乱中扩张势力，经过南征北战，而夺得天下，建立了大一统的朱明帝国。也可以说从元到明是一个英雄辈出、群雄角逐的时代。《英雄谱》的前后诞生，与时代分不开。此两部小说虽不直接歌颂当代英雄，却有形无形地、有意无意地渗透着时代的气息。大明帝国初期，国势强大，民气旺盛，国内各民族纷纷朝贡朱明朝廷，纳贡礼拜。海外众多国家频繁交往，国威大振，社会基调蓬勃向上。从这两部小说看，气势磅礴、格调高昂、场面壮观、风格悲壮，这也和明初的社会基调和谐一致，就如同唐代盛世必然出现伟大诗人李白那样，虽然李白的作品并非篇篇为时代的颂歌，而在诗作的基调和风格中却注入了时代的强音。从而可见，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小说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规律，小说并非图解政治经济，但终究受着时代发展的制约。

《英雄谱》者，英雄之颂歌也。这两部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显示出：或胸怀韬略、指挥有方；或武艺高强，英勇过人；或唯才是举、仁人爱民；或赤胆忠心、保国安民；或除暴安良、抑强扶弱……总之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甚至献身，其主人公多数是历史上有定论的人物，经过作者再创作加以渲染，成了作者理想中的人物。这些武功显赫的英雄，往往以《孙子兵法》为理论指导，尤其是统兵的首领，像诸葛亮、曹操、吴用、宋江等都是熟谙兵法的英雄。小说中每次战争的胜利，都意味着兵法的胜利。我国传统的兵法中蕴藏着丰富的古代作战经验和军事辩证法，其中有许多科学道理，本

① 明崇祯年间雄飞馆。

② 《明史·太祖本记》卷一。

身就是一种艺术，而且富有耐人寻味、取之不尽的哲理。颂扬英雄的小说和颂扬兵法是一致的，战时靠兵法，统治靠儒家理论，忠孝节烈、仁义礼智信，自然是最高尚的道德情操。《英雄谱》宣扬以“德者”来统治，大忠、大勇、大义、大智者自然成为褒奖的对象，所以儒家思想、兵法知识便构成《英雄谱》的主题歌。

大凡英雄，都是以行动取胜，所以决定了这两部小说以写动态为主。动中传神、动中显美、动中塑形、动中出奇，这里罕见静态描写，一切都是从动态中来表现的，即使描写静态也要通过人物的视觉表现出动感，“只见……”，这一表现方式和两部小说的由来有关。这两部小说在我国长篇小说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除了吸收史著某些资料和内容外，更多的是从表演艺术的底本发展而来，即戏曲和话本为其提供了大量的依据。表演艺术的艺术形象以表演的形式来塑造，以“动”给人以美的享受，即使说唱艺术（包括说话），虽无众多的饰演演员，也要从说唱者口中表现出人物形象。所以，“动态”乃表演艺术的突出特点，在元代戏曲和宋元说话辉煌后而生长出来小说，动态的刻画就特别突出。也就是说英雄人物的内在需要和表演艺术的影响，使明代小说一问世就以动态美吸引读者。

《英雄谱》毕竟是两峰，它们既有许多共同处，又各有奇观，才能形成对峙和争妍的局面。它们以各自独特之处征服读者。《三国志通俗演义》将分散的历史片段连缀、组合、串联成统一而宏伟的艺术结构成体，以真实、壮烈、深邃的容量为其特点；《水浒传》虽有历史记载为依据，但更多的情节为作者虚构，它以豪侠、悲壮、广阔的想像天地占先。因此，它们将以不同的特点影响着明代小说的发展。

此时，《三遂平妖传》作为神魔小说的先导问世，也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酝酿着自己的高峰。

明初文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是《剪灯新话》，它正沿着唐宋传奇的流向，缓缓地前进。作者瞿佑虽有卓尔不群的才华，



但更多的发挥在追求文字典雅和深奥上，未从整个艺术形象的塑造角度着眼提高。倘与唐宋传奇以及瞻望未来的《聊斋志异》比较，它只能遗憾地称作前后两峰间的低谷。在同一时期，不可能有多种小说的高峰。但任何高峰都是从低谷走出来的。文言短篇正在这一发展的低潮期，酝酿着自己的高潮到来。

明代小说第二个时期，即明中叶，正德、嘉靖时期。此时的标志之一就是刊刻开始繁荣。其一，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出版业有了较大的进步。除了官办的司礼监、都察院刊刻外，还出现了民间刊印的堂馆，如举世闻名的晁氏宝文堂，福建建阳杨氏清江堂，清平山堂等。并且出现了集书商、刻家、编辑于一身的熊大木这样的多面手，他不但刻书、售书，而且亲自编辑了一系列长篇小说。这是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些刊刻堂馆对小说的发展、繁荣，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小说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出版事业的发展，这二者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

其二，这一阶段长篇小说出现了众星捧月的局面。在许许多多的长篇小说中，《西游记》为幻化神魔小说之巅，令人分外注目。《西游记》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在魏晋志怪小说、元代神仙道化剧以及元末明初《西游》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有异曲同工的作用，也着重刻画英雄人物形象。不过，这不在是正史上的真实英雄人物，也不是野史中的草莽英雄，而是作者幻化、虚构出来的神魔英雄。从创作规律上来看，小说更多地运用想像和虚构。这里的英雄具有象征的意义，乃人类征服重重困难、征服大自然要达到理想彼岸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的集中表现。小说集天不怕、地不怕的乐观主义人生态度于孙悟空一身，格调高昂、欢快、幽默、向上，风格奇谲、雄伟、劲健。同样以动态美吸引读者，又以新颖、奇异激动着人心。艺术的规律之一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只有新才能不断引起人们的美感。奇和新是紧密联系的，虽新

不一定奇，但奇往往有新鲜感。《西游记》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明初以来的长篇小说之林。它是一部具有巨大创造力的艺术上臻于完善的小说，和《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比较起来，和此一时期的其他长篇小说比较起来，从内容到形式都有较大的创新。为明代的幻化神魔小说树立了一面光辉的旗帜。《西游记》虽然离生活较远，但它并非脱离生活的无根之木，而是社会生活、人类意志的折光的反映。这里不着重宣传儒家学说和《孙子兵法》，而是以儒家的善恶观、真诚观、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激励读者：只要有诚笃的信仰、善良的心地、无畏的精神，就能征服一切艰难险阻，消除一切妖魔鬼怪，改造穷山恶水，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美好的理想。

其三，此阶段产生的一系列长篇小说，吸取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二者的优势。像《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宋书志传》、《宋书续志》和《大宋中兴演义》等。从书名和内容上看，作者有意学习《三国志通俗演义》，然而在创作实践中却深受《水浒传》的影响，走向合二而一的道路。也就是说兼取历史演义小说与英侠传奇写法的优势。如《唐书志传》、《宋书志传》看上去属于历史演义小说，但在刻画英雄人物形象时，极力学习《水浒传》的艺术手法，在李世民、刘邦、项羽、赵匡胤等人物身上增添了侠义色彩。最明显的就是《宋书续传》，除书名上保留着历史演义小说的痕迹外，更多的是继承了《水浒传》的表现方法。不但虚构了一系列情节和许多英雄人物，其英雄人物身上都具有草莽英雄的气质，并且深化了忠奸、仁暴、智愚、勇怯的矛盾。其豪迈、悲壮之风格也颇似《水浒传》。同时，在这些小说中正孕育着个人传记体长篇。不但《唐书志传》已接近传记体，而且《大宋中兴烈传》就是一部从历史演义小说中蜕变出来的长篇传记，虽然对历史时代的矛盾斗争着墨较多，但它毕竟以岳飞一生为其主要线索，以颂扬岳飞的高尚品德、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为主，所以它从表面看是一部历史演义，实际上是一部长篇传记。从而可见如下一条发展脉络：从史著



中的文言短篇传记到历史演义小说，又从历史演义小说分化成长篇传记体小说。一切文学形式都在不断吸取、借鉴、继承中丰富自身，又在不断分化、孕育、滋蘖中创新。

其四，白话短篇小说，由说话人的底本发展为书面文学。其标志就是洪楩的《六十家小说》。它以供人欣赏、消闲、娱乐为目的，将宋元以来的单篇话本编辑成册，以《清平山堂话本》闻名于世，在小说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结束了短篇话本借助说话人和观众见面的历史，开创了话本直接供读者阅读的新局面，掀开了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新篇章。《清平山堂话本》为丰富明中叶的小说园地贡献了一束奇葩，为明末白话短篇小说高峰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如果没有洪楩对《六十家小说》的收集、编排和出版，就不可能有冯梦龙、凌濛初这二位大师出现。《清平山堂话本》乃是从话本走向“三言”、“二拍”的一个必要的台阶，在白话小说的发展环链上为重要一环。

其五，爱情中篇小说出现，以《娇红传》、《钟情丽集》为代表的篇章先后有多种问世。它们的编排形式和包揽的作品都有自己的特点。从篇幅来看，比文言短篇、话本小说都要长几倍；从文字上讲，采用半文半白的语言，以散文、韵文相间的形式写成，这可视作传奇类文言小说和话本类白话小说的混血儿，又和戏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类小说到万历时期大量涌现，可谓文言短篇爱情小说向才子佳人小说过渡的重要桥梁。

明代小说第三个时期，即隆庆、万历时期。此阶段小说呈现出百花争艳、万紫千红的局面。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各种思想、各种题材、各种风格、各种形式、各种流派争妍竞艳，形成繁荣昌盛的景象，但良莠淆杂、参差不齐。

这一时期有如下特点：其一，出版堂馆鳞次栉比，其著名的有福建建阳三台馆、双峰堂，以余象斗为代表的前后几代人都从事刊刻小说的工作。余象斗是这个时代最活跃的刊刻家兼编辑，他亲自编辑、出版了许多小说。和福建建阳遥

相呼应的就是金陵唐氏世德堂和同氏大业堂。在苏州一带也出现了许多刻书商，他们都刊刻了一系列通俗小说。万历年间小说的繁茂和这些出版堂馆的贡献分不开。保留下来的建阳、金陵、吴门等刊刻的小说，就有五六十种之多。万历年间是出版业发展到空前活跃的时期。

其二，《金瓶梅》的出现，使明代小说从彰扬历史英雄、草莽英雄、神魔英雄走向描画平凡生活和历史丑类的转折。这种转折和现实生活、官风民风有密切关系。明代社会，从朱元璋以来，实行宦官干政，在以前皇帝尚能控制宦官，自从王振专权、土木之变以后，宦官权势膨胀，明代社会从兴盛走向衰落。在不知不觉中，缓慢地蜕变着，武力逐渐弱化、松散，政治腐败。明代废除宰相制，集大权于皇帝一身，皇帝一代不如一代勤奋，管不了那么多事，自然大权旁落，由宦官专权，宦官的首脑机构司礼监成为最高的权力机关，“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①。景泰时大臣华敏愤王振乱国，上书指出：“内官家积金银珠玉，累室兼赢，从何而至？非内盗府藏，则外殷民膏，害一也。怙势矜宠，占公侯邸舍，兴作工役，劳扰军民，害二也。家人外亲，皆市井无籍之子，纵横豪悍，任意作奸，纳粟补官，贵贱淆杂，害三也。建造佛寺，耗费不赀，营一己之私，破万家之产，害四也。广置田庄，不入赋税，寄户郡县，不受征徭，阡陌连亘，而民无立锥，害五也。家人中盐，虚占引数，转而售之，倍支巨万，坏国家法，豪夺商利，害六也。奏求塌房，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行贾坐敝，莫敢谁问，害七也。卖放军匠，名为伴当，俾办月钱，致内府监局营作乏人，工役烦重并力不足，害八也。家人贸至物料，所司畏惧，以一科十，亏官损民，害九也。监作所至，非法酷刑，军匠涂炭，不胜怨酷，害十也。”^② 到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干了许多祸国殃民

^①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② 《明史·聊让传》卷一六四。



的事情。从永乐开始的皇庄制也是明代弊政之一，此时极力扩大，刘瑾“又奏置皇庄，渐增至三百余，所畿内大扰”^①。皇庄由宦官直接把持，地方官和巡按使均无权过问。管皇庄的官员，横征暴敛，使百姓“荡家鬻产，怨声动地，逃移满路，京畿内外盗贼纵横亦由于此。”^② 宦官的势力伸到土地、财政、税收、科举、军事各个领域。宦官便是明代社会最腐朽势力的代表，卖官鬻爵、贪贿盛行。“阉瑾擅权，有事非纳贿不免于祸，一浙江官部解内府织缎，瑾以无贿，令刑官诬以侵盗。”^③ “逆瑾用事，贿赂公行，凡有干谒者，云馈一千，即一千之谓，云一方，即一万之谓。后渐增至几千几万，世道益颓矣。”^④ 刘瑾专权以来，明代社会各种丑恶面迅速发展，各种名目的敲诈勒索，使老百姓苦不堪言。嘉靖时，又有严嵩勾结宦官陆炳弄权。万历年间，宦官冯保专权，比起刘瑾有过之无不及，据记载，“冯保令徐爵索江陵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俱江陵子简修亲送至保所。”^⑤ 自从明中叶以来，明代社会逐渐衰败，万历时已病入膏肓，“天下无一片安乐之地”。如此，社会给小说家提出新的要求，要求小说要着意表现社会的丑恶面，使大家惊觉起来。敏感的作家，必然受时代的影响，接受时代赋予的使命，将如椽大笔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假恶丑中，状丑摹俗就成了小说的重要任务之一。

凡以颂扬英雄为主的小说，无一不精心设置反面人物为陪衬，没有反面人物就显不出英雄行为的壮烈，没有假恶丑，也就无所谓真善美。猥琐人物总是和英雄人物同时并存的，只不过有主次之分而已。可见状丑摹俗的小说，以写反面人物为主的小说，同样孕育在英雄颂歌的母体之中。社会生活的变化，时代基调的改变，为小说创新提供了土壤。《金瓶

① 《明史·刘瑾传》卷三百四。

② 《国朝汇典》。

③ 王廷相：《内台集》卷六《明故朝议大夫山东使司参议陈公墓志铭》。

④ 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二。

⑤ 佚名：《天水冰山录》附录。

梅》虽然以状丑摹俗为主，其中充溢着作者的低级趣味，同时又渗透着作者的美学理想，以丑和恶从反面启迪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

其三，这个时期出现了一大批颂扬当代英雄的小说。像《英烈传》、《于少保萃忠全传》、《续英烈传》、《承运传》等作品相继出现。小说开始为本朝的圣君、贤臣、勇将树碑立传，这就使小说和现实生活更接近了一步，同时，缩短了小说与读者的距离。尽管在历史小说中也反映出时代的声音、时代的影子，甚至以历史为背景描写现实内容，然而毕竟拘泥于历史的框架之中。“一部小说总是一部小说，决不应当听命于历史的严格要求，因为人不会到这里寻找过去的历史。”^①《金瓶梅》这样的小说，虽然反映了明中叶以来的现实社会生活，但作者依然要在宋代历史范畴内做文章，也就是说写的是明代现实，用宋代的历史背景、真实姓名、风俗习惯等。这必然给作者带来更繁重的任务，要求有非常深广的历史知识，要受历史的制约。描写当代人的作品问世，为小说反映现实拓宽了道路。小说家从历史材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走上更广阔的创造天地。从小说发展史上看，描写当朝当代人的作品出现，自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四，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内容淫秽、格调低下、艺术粗糙的小说。描写宫闱内部生活的有《如意君传》、《昭阳趣史》等，还有以描绘淫乱生活著称的《浪史》、《绣榻野史》、《痴婆子》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虽然写的是历史人物，实际上却反映了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不可否认，此时，纲常紊乱，传统的道德观念、情操观念，都受到很大的冲击。从宫廷到各级官府，从书斋到市井，淫风弥漫，男妓女娼随处可见。所以写男风的小说、写乱伦的小说无奇不有。内容淫秽不堪，无甚审美价值。

其五，从整体看，隆万时期的小说丰富多彩，千姿百态，

^① 《巴尔扎克论文集》，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99页。

既有百万字的长篇，又有几百字的短篇，还有几万字的中篇；既有通俗体、又有文言体，还有文白交杂的文体；既有历史演义，又有幻化神魔；既有传记体长篇，又有状丑摹俗的小说；既有抒写爱情的小说，又有公案小说；既有英雄传奇，又有猥亵实录。可以说品类齐全，形式多样。其题材广泛，各种人物形象俱全。从轰轰烈烈的历史画卷，到琐琐碎碎的家庭生活；从人情世态到神佛魔道，从大明朝廷到西洋诸国，从商贾旅羁到深闺绣户，无所不写。圣君、贤臣、良将、义士、昏君、贪官、佞臣、污吏、流氓、恶棍、神仙、道士、僧尼、佛祖、菩萨、商人、书生、烈女、淑女、妓女、媒婆、老鸨等一系列人物形象，从作者笔端走出来，构成绚丽多彩的文坛盛况。崇高美、悲壮美、奇谲美、雄伟美、秀丽美、质朴美、诙谐美，以丑激美，众美纷呈。同时，出现了许多平平之作，还有庸俗、低劣等而下之的作品。一句话，此时的小说既富瞻又庞杂。

明代小说的第四阶段，即明末时期。仅指天启、崇祯年间。这期间历时短而作品多。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其小说的数量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时期。

首先长篇小说继续呈现千姿百态的繁荣景象。《隋史遗文》成为英雄颂歌的代表作，它是在吸取了各类小说表现方法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力作。该作品发扬了英侠小说的优长，使明初施耐庵所开创的英侠传奇小说健康发展。《隋炀帝艳史》乃宫闱秽史的典范之作，以传记体的形式，细腻地描绘了隋炀帝篡权夺位前的阴谋和即位后奢侈淫荡的享乐生活，塑造了一位因贪图享乐而葬送江山的皇帝典型，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讽刺幽默小说《醋葫芦》，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屹立在明末小说之林。它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刻画了妒妇和惧内丈夫的典型形象，二人互相陪衬，相得益彰，使人啼笑皆非，堪称明代小说笑剧之最。它冲破了文坛肃穆、沉着之风，予人以新鲜的审美感受。

其次，这一时期最醒目的是大量时事小说涌现。有的是

英雄的赞歌，有的是丑类的丧钟。作者不再借用宋、元等历史框架做文章，而是大胆地、及时地直面其人其事。直斥魏忠贤的四部小说便这样应运而生。仅在魏党灭除后不到一年时间内就有三部描写魏忠贤的小说问世，其反映现实重大事件之快，在明代小说史上独占鳌头。歌颂毛文龙的两部小说《辽海丹忠录》和《镇海春秋》，反映军民一致抗清的《平虏传》，都及时表达了人民对民族英雄的缅怀和对侵略者的仇恨。这类小说共同的特点为强烈的现实性。其表现有三：

(一) 真实感强。不但用真名真姓，而且社会背景、风俗人情、写入的事件都是真实的，没有过多的虚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昨天，有关人还在，如果虚构就会有人提出抗议。就像今天的长篇报告文学一样，写入作品的人物形象和环境景物，靠作者发现、选择、剪裁和连缀，不能靠想像、夸张和虚构。所以一切都是已经发生过的，而不是可能发生的或希望发生的。

(二) 朴实无华。这些作品诞生于作品主人公死后几个月，许多材料直接来源于邸报，有些记叙尚保留着邸报的痕迹。尤其像《平虏传》这样的小说，好似邸报综合，系统化、艺术加工还不够，作为文学作品艺术形象的酝酿还不够充分。但是，“正因为实，转成新鲜。”^① 只因质朴而真实更有流传的价值。“物之传者必从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行世者必真，悦俗者必媚，真久必见，媚久必厌，自然之理也。”^② 真实、质朴，使小说保留了史料的价值。

(三) 爱憎分明。这类小说从书名到字里行间都渗透着作者强烈而鲜明的爱憎情感。对不耻于人类的阉宦、权奸魏忠贤之流充满了恨，无情地揭露，将其所有劣德败绩如实地、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从而唤起广大读者的义愤和憎恶。反之，对民族英雄毛文龙等人充满了钦敬和爱慕，对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96页。

^② 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



其无辜被害，表示万分的惋惜。尤其是对袁崇焕这样复杂的人物，能够写得恰如其分，既肯定其抗战保国的一面，又否定其错杀民族英雄之过失。这一切都说明时事小说的情感比较深沉，体现了当时广大人民抗战救国保家园的真情实感。所以在明代小说史上留下了难忘的一页。

再次，更显赫的是明末出现了白话短篇小说的高峰。这一高峰的代表作就是“三言”、“二拍”、“一型”。此乃从宋元以来，包括整个明代几百年酝酿、发展达到成熟阶段所迸发出来的火焰。“三言”即《喻世明言》四十篇、《警世通言》四十篇，《醒世恒言》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小说。可以说篇篇有出处，然而篇篇都是经过作者艺术加工的珍品。之所以称其为高峰，因为它已达到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完美的统一。它具有严紧的结构建式和锤炼成熟的文学语言，不仅刻画出一系列丰满感人的艺术形象，还蕴涵着一种人格力量，以此张扬高尚的品德，使小说的审美作用和教化力量和谐地统一起来，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和感染。“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之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① 在“三言”的影响下，白话短篇小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作者们的创作意图在于警世戒人。“三言”以后的白话短篇，从内容上说，向描写社会丑陋面倾斜，但在艺术技巧、语言润色上终未达到“三言”、“二拍”的水平。惟现实性远远超过“三言”，包括“二拍”在内，这些小说基本上取材于现实生活，而不是撷取于已有记载和著述，所以更富于生活气息和现实感。

第四，明末小说主人公的层面更加广泛。几乎社会上各色人等都充当了小说描写的对象，尤其是市井细民、商贾小贩、工匠艺人、贫苦农桑、棋手侠盗也成为小说的主角。这不但为小说人物形象多样化、题材的丰富多彩开拓了新天地，

^① 即空观主人：《拍案惊奇序》。

而且使小说愈来愈靠近此时此地的广大平民百姓，更直接地表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生活境况。从此，小说走上了一条更加广阔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发展，也和明代的社会发展相吻合。明中叶以来，手工业、商业、贸易、城镇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宋代一度发展的手工业，到元代受到阻碍，至明前期，元代的影响仍未能完全消除，手工业地位仍很低下。明中叶以后，两次改革官手工业制。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对匠户实行以银代役，逐渐恢复了手工业的独立性，民间手工业者逐渐增多，尤其是江南一带。农业的发展也大大刺激了棉丝织造业，“绫绸之业，宋元以前，惟郡人为主。至明熙、宣间，邑民始渐事机丝，犹往往雇郡人织挽。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悉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绩，日夕治丝，故儿女自十岁以后，皆蚤暮拮据以糊其口；而丝之丰歉，绫绸价之低昂，即小民有岁、无岁之分也。”^① 明成、弘以来，以家庭作坊和手工业工厂为代表的手工业在江南一代兴盛，苏州已有百万的富翁。“（苏州潘氏）起家机户织手，至名守谦者始大富，至百万。”^② 另外，江西的瓷器业、矿冶业、印刷业、造船业、造纸、制糖、制酒等手工业在江南一带都有所发展。随着手工业门类的增加，手工业日趋商品化，商业也有较大规模的发展，城市在迅速地繁荣壮大。“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③ “今去农而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④ 仅吴江县一个县，弘治以前，有三市、四镇；到嘉靖就发展成十市四镇，万历时发展到十市七镇。从全国来看，出现了许多繁华的大城市，国内外贸易日

^① 《吴江县志》卷三八。

^② 沈德符：《万历野获篇》。

^③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

^④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摘抄》。